

纽约
寻书

LOOK FOR BOOKS IN NEW YORK

纽约

寻书

李广宇 著



国际文化出版公司

寻纽约 书约



11059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纽约寻书/李广宇著. —北京: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,
1998. 10
ISBN 7-80105-687-6

I. 纽… II. 李… III. 文学评论-中国-当代 N. I206. 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98) 第 31618 号

纽约寻书

著 者 李广宇
责任编辑 孙进军
封面设计 王 斌
版式设计 徐 迎

出 版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
发 行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印 刷 京达印刷厂
开 本 850×1168 毫米 32 开
9 印张 170 千字
版 次 1998 年 12 月第 1 版
199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印 数 1—3000 册
书 号 ISBN 7-80105-687-6/G·226
定 价 15.00 元

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地址
北京安定门内大街 40 号 邮编 100009
电话 64010831 64010840

目 录

拣叶书园

- 读孙犁/3
孙犁的《秀露集》/6
洗盏更酌 匡谬纠偏/8
非人磨墨墨磨人/11
事如春梦了无痕/13
鸳鸯戏水蝴蝶飞/15
远游无处不销魂/18
画眼情心/21
半生湖海未了情/23
大手笔·小文章/26
杨绛的《干校六记》/28
细数丁香话宗璞/30
徐城北现象/33
淡墨素笺写文坛/36
读《晚饭花集》/38
耐读的书/40
董桥的书/42
信口雌黄话奇书/44
萧乾著作在港台/46
园边人拣园边叶/49

- 向水屋主/51
封刀乃作《笔·剑·书》/53
怪话/56
龙应台的《野火集》/58
阿盛笔下的人文风景/60
港台作家的群像/62
画人画事/65
茶事与茶史/68

鱼庵书话

- 焦菊隐《夜哭》/73
钱君匋《水晶座》/75
章衣萍《情书一束》/77
苏雪林《绿天》/79
施蛰存《待旦录》/81
辛笛《手掌集》/83
何其芳《刻意集》/85
孙犁《嘱咐》/87
梁实秋《雅舍小品选》/89
董鼎山《西边叶拾》/91
陈原《人和书》/93
郁达夫的杂文/95
《唐弢杂文集》/97
孙犁《远道集》/99
林放《未晚谈》/101
邵燕祥《绿灯小集》/103

书话识小

- 我所爱读的书话/107
书话鼻祖/109
关于晦庵书话/112
《知堂书话》/115
知堂书话/117
黄裳书话/119
书话之书名/121
周越然《版本与书籍》/123
冯亦代《书人书事》/125
姜德明的书/127
香港书话三作家/129
香江书话又一家/132
翻版书话/134
《现代中国作家剪影》/137
《书林掌故续编》/139
书乡细语从容听/141
隐地其人其书/143
台港的两家读书杂志/145
藏书家史传一瞥/147

读凤心解

- 叶灵凤与鲁迅/151
叶灵凤与郁达夫/154
叶灵凤与潘汉年/157
叶灵凤与戴望舒/159
叶灵凤与穆时英/162

纽约寻书

- 叶灵凤的编辑生涯/165
- 叶灵凤与《洪水》/168
- 想起了叶灵凤/171
- 叶灵凤在香港/173
- 叶灵凤与香港掌故/176
- 叶灵凤的笔名/178
- 叶灵凤最初的小说/180
- 叶灵凤《香港方物志》/182
- 叶灵凤《文艺随笔》/184
- 叶灵凤书话/186
- 思乡的花束/188
- 藏书家的洒脱/190

囊鱼漫记

- 且说藏书经/195
- 爱书/197
- 买书记痛/199
- 买便宜书/201
- 淘旧书/203
- 卖书/205
- 失书记/207
- 书债/210
- 书与回忆/212
- 书店之忆/214
- 北京的书店/216
- 书癖谈屑/218
- 买书众生相/220
- 话借书/222

书房名称种种/225

藏书家的斋名/228

书的包装/231

开本偶谈/233

纽约寻书

纽约的书店/237

纽约的摩根图书馆/240

纽约三大中文报/243

纽约寻书记/245

后记/277

拣叶书园

读 孙 犁

也不知是我对孙犁的文笔太熟悉，还是孙犁的风格太鲜明，反正，最初在报刊上读到署名孙芸夫的《芸斋小说》时，我一眼就认出，它肯定出自《荷花淀》的作者之手。以后，孙犁先生将《芸斋小说》结集出版，便证实了我的猜测。

《芸斋小说》由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，共收入小说 30 篇。其实，说是小说，不如当散文来读。它宛如秋日的天空，洗净了一切的铅华，达到了疏朗与宁静的极致。

现代作家里，除了鲁迅，我最挚爱的，就要数孙犁了。文坛曾传南有巴金、北有孙犁的说法。是否恰当，我不知道，但我时

常认为，孙犁晚年的杂文、随笔与巴金的五卷《随想录》称得上异曲同工，都是真话的记录，都是血与泪的控诉，所不同的不过是行文方式。巴金依旧是“激流”式，大江东去、一泻无余；孙犁则更含蓄一些，时常采取鲁迅式的曲笔。但它们的思想价值都远远超过作者以往的作品，这一点是共同的。

相比之下，孙犁先生走着一条更为寂寞的道路。不见获什么奖，也不见哪国总统给受勋。羊年春节过后，我曾为天津市长给另一位作家、而不是给孙犁拜年，不快了好几日。过后一想，这种不快，实在有些多余，怕要遭孙先生的耻笑。他本人，对这种“人情世态”历来看得很淡，况且在“已经进入了无欲状态，不想再得到什么”的今天。

人的个性总是千差万别的，作家尤其如此。巴金先生反复声明“自己不是文学家”、“写作是为了战斗”（《探索集》后记）。而孙犁先生则更象典型的文士，他身上，发散着更浓的文化味儿。

二

孙犁先生晚年的著作，我是每逢必买。只是，惜乎惜乎不多见，有几种，如《秀露集》、《尺泽集》、《老荒集》、《陋巷集》等，都是久觅而不得。新近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《无为集》，于坊间并未发见，却在北大图书馆碰上了，便借来一睹为快。这本12万字的小书，包括小说、散文、杂文、读书记、书简5部分，基本上是作者在1987年一年中所作。孙犁近年著作多由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，都是小开本，装帧颇淡雅。《无为集》的封面，比较起来却有些大红大绿，而且“无为集”三字用黑体字，显得呆板，缺少灵气，然而内中的文字，却极精到。

孙犁先生晚年喜作杂文。这里非指最狭意义上的杂文。其实，他的小说，他的散文，他的读书记，他的书简，都可视作广义的

杂文，孙犁先生本人，曾以鲁迅先生的杂文集所包容的文体之广泛为例，指出：“杂文是一种比较灵活的文体，它的动向，不只有纵的开发，还有横的渗透。把一些原有自己疆土的文体，变化归纳在自己的版图之内”。孙犁受鲁迅的影响颇深，但他却不把鲁迅树为偶像，“鲁迅的杂文笔法，也不只是一个笔法”。他指出：“学习鲁迅，应该学习他的四个方面：他的思想、变化及发展。他的文化修养，读书进程。他的行为实践。他的时代”。（《谈杂文》）此论颇独到，正应验了作者“不大看洛阳纸贵之书，不赴争相参观之地，不信喧嚣一时之论”（《告别》）的一贯个性。

这种不凑热闹的独立思考精神，还体现在作者对《知堂书话》的评价上。过去的几年，寂寞几十年的周作人一夜之间又热闹起来。我出于一种逆反心理，对知堂的文集，颇买过几种。对知堂的文笔，我很欣赏，但对《知堂书话》的一味抄冷僻不多见的古书，总感不知所云，却从不敢于文章中贬损，只是诚惶诚恐地检讨自己的孤陋寡闻。孙犁的词语却点到了知堂的痛处，可谓入木三分。他说：“知堂晚年，多读乡贤之书，偏僻之书，多读琐碎小书，与青年时志趣迥异。都说他读书多，应加分析。所写读书记，无感情，无冷暖，无是非，无批评。平铺直叙，有首无尾。说是没有烟火气则可，说对人有用处，则不尽然。淡到这种程度，对人生的滋养，就有限了。这也可能是他晚年所追求的境界，所标榜的主张。实际是一种颓废现象，不足为读书之法也”（《书衣文录·知堂书话》）。但他并未全盘否定知堂，所谓“与青年时志趣迥异”，便是对“青年时”的肯定。

读文艺评论，向来不屑于读那些洋洋洒洒数万言的唬人之作。总以为孙犁的文论与鲁迅的《中国小说史略》有着相同的意趣，说自己的话，说实在话，乃大手笔。

孙犁的《秀露集》

晚年的孙犁，于写作一途“几乎是终日矻矻，不遑他顾，夜以继日，绕以梦魂。”既然如此投入，收获便相当可观。撇开文集和重印著作不计，便是每年结集一次的新作，恐怕也已超过十种。这之中，《晚华集》、《澹定集》、《尺泽集》、《远道集》、《无为集》，以及《芸斋小说》、《耕堂读书记》，我都积数年之功，一一搜购。年前还在北京王府井书店，买到先生一本最新著述，因当时忙着办出国手续，未及细读，便插于架上。如今远在异域，那本小书的封面虽还依稀记得，名字却是无论如何也想不起了。

仍有两种，至今未能买到，其一是《老荒集》，总算从北京图书馆读过了；《秀露集》，却直到来纽约后，才得以见到。

这本书该是孙犁晚年杂著的第二种。那时先生还没有开始写

《芸斋小说》，所以小说部分只收了《琴和箫》、《婚姻》这几篇旧作，其余多为散文随笔、书话序跋。这之中，不能不就那一组读书记多说几句。孙犁爱书，其情甚炽；孙犁谈书，亦颇有其不同于他人之处。他不仅品评书的内容，还习惯于由此引发一些对世道人心的见解和感受，并常常插进一两处闲笔，顺便追忆些买书藏书的掌故。即以《曹丕〈典论·论文〉》一篇为例。先生对于曹丕文论的理解之深刻，自不待言，尤其珍贵的是，在这不足千字的篇幅里，他还能以古为鉴，照出当世文坛的某些病相。那些“略有官职，便耀威权”的冒牌文人，真的还不如封建皇帝来得开明。

时常以为，孙犁晚年的随笔杂著，思想价值和艺术魅力，都超过了他早期的作品，虽然《荷花淀》仍将不朽。之所以如此说，固然因了其晚年文笔的“绚烂之极，归于平淡”，更主要的，怕还是折服他于漫谈闲话中所透露出的艺术家的率直、文人的气骨，以及对于真善美的执着追求。综览先生的文论，一以贯之的，无非两点：一是强调道德文章的统一；二是指出文人要甘于寂寞。虽然看似平常，却实在抓住了文章之道的根本。这也恰恰是先生一生孜孜以求的境界，但在如今这个“天下熙熙，皆为利来；天下攘攘，皆为利往”的年代，文场也即是官场，甚至是商场，又有几人能保得住“赤子之心”，又有几人能耐得起寒窗寂寞呢？所以孙犁这辈人就愈发显得珍贵。

洗盥更酌 匡谬纠偏

老作家柯灵年逾八十，雄风不减，腕底生风，煮字烹文，新作迭出。《文心雕虫》，1990年6月由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。顾名思义，旨在漫游文苑，掇拾艺林。43篇文章，以序跋、演讲居多。按说，这类应酬文章很难道出深意，但柯灵终究是柯灵，他识小知大，寄意遥深；道常人所未尝道，时发警策之语。不说篇篇如玕似玉，也颇足赏心。

衰老乃天道自然，不可逆转，作家亦难幸免。有的人神与身俱衰，不幸堕入偏执、僵化一途，抱残守缺，摇唇鼓舌，充当起卫道者的角色；有的人却生命之树常青，爱和憎仍在血管里沸腾。由于“经历了几十年的陵谷变迁，看够了无量数的鱼龙曼衍”，到老来，对世道人心愈加洞明。柯灵无疑属于后者。翻翻这册《文

心雕虫》，柯灵先生是在有意识地做着“洗盏更酌”、匡谬纠偏的工作。他为郁达夫的“战士献身、功垂后世，未获正视，反而累及家族颠沛流离”的坎坷身世而辛酸满腹。认为，“要理解人的真价值，不能只看外表，正面观察，反面分析，侧面印证，都不可少，还得触类旁通，联系上下周遭，大节嶙嶙，小节出入。”由此引发了对长期以来盛行于文坛的滥加“局限性”一类评鹭的流弊的再思考。指出，用当代人的感觉、观点、认识来要求五四时代的作品，不是科学的方法（《不废江河万古流》）。早在1984年，柯灵先生就以一篇《遥寄张爱玲》的长文，对几十年来颇遭非议的女作家张爱玲的文学地位进行了客观、公允的分析。的确，“任何事物都有复杂性，不像一般观念所理解的那么简单。”柯灵的令人信服之处，就在于他不是从概念出发，演绎推理出一个似是而非的结论，而是把张爱玲现象置于纷繁复杂的历史背景和文学氛围中去考察。唯此，才能悟出张爱玲文学生涯的辉煌鼎盛时期为何命中注定只有两年，而且是“过了这村，没有那店”。柯灵本人在抗战八年中所写的东西，几乎可以说百分之百与抗战有关，但他却对“言必抗战，文必杀敌”的主张投以讥讽，不同意“除此以外，就都看作是离谱，旁门左道”，认为“这是一种不无缺陷的好传统”，“无形中大大减削了文学领地”。所以，张爱玲，乃至更多的卓有成就的作家不见于目前的中国现代文学史，也就毫不奇怪了。但柯灵相信历史是公平的，“张爱玲在文学上的功过得失，是客观存在；认识不认识，承认不承认，是时间问题。”行文至此，该是皆大欢喜，理当结束，但柯灵却笔锋一转，出人意外地对张爱玲旨在暴露“铁幕”后面的黑暗的小说《秧歌》和《赤地之恋》的虚假进行了批评，指出：“新社会不是天堂，却决非地狱。只要有点历史观点，新旧中华之间，荣枯得失，一加对照，明若观火”。表现出对历史负责的严肃认真的精神。柯灵在为姜德明